

書 用 學 太

舉 詞 宋

著 編 石 匪 陳



行 印 局 書 中 正

凡 例

一 詞話詞當先南宋後北宋而終以五代爲書近人講歷史有用是詞者茲徵其例起張炎迄姜夔道依時代編次後者居前前者居後庶乎由博反約沿委求原

二 凡選各家少者二首多者八首取發凡起例之意學者知其家數斯可讀其全集即讀前人選本亦易明其取舍之旨讀本隔反故以舉名

三 選錢十二家之故徵提要例於卷端稍有說明並示宋詞之徑路至昔賢總評不論旨趣如何悉羅列以資參考

四 本書編述期導學者以先路故每首附以解說詳述其作法家數與夫命意用筆之方迥境行氣之概連典釋詞之路無一不括述耶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至所引昔賢之論或有引申或有證議各舉其名不敢擅美

五 每篇之前載其傳里及版本源流並書贊語每首之後尤校記尤考律讀以論詞則每舉一家即具其原委每舉一詞即具其要領惟姜注之作自宋該詞謹從置闕

敘

詞之爲物。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絪者入無間。雖塵手之妙。難以辭述。而先民有作。故述可尋。若覓
 芳氣。若薰若育。若辭。視詩與文。同一科條。惟隱而難見。微而難知。曲而難狀。嚮之詞人。或愈云。而東里吳潛。不肯就
 其秘。或則失其章。摘句而不屑筆之書。否則馳悅忽之辭。若玄妙而莫測。撫質淺之說。每運翰而無紀。學者捫諸耶
 繁。莫覓興發。知句而不知渠。知偏而不知篇。不獨游詞。而詞。淫詞。爲金應玘所議也。至張玉田。此義父。許韓之。及近
 代之周止齋。陳亦峯。譚復堂。馮蕩齋。況蕙風。論詞之著。咸有倫脊矣。然始學之時。仍體會其易。余嘗者。嘗苦之。乃人
 而有得焉。久而有進焉。高曾之矩矱。固時聞於師友。康莊之途徑。乏可覽之圖經。蓋由能讀而能解。而能作。而能所
 抉擇。其行遠道。不知其幾由旬矣。比年以來。鬢序之中。強以講授。而晷日限之。收千里於尺幅。時時措手寸心。既不
 易爲。而徑其其。寸毫。諸虛。又非所忍。然余平日讀詞。偶得善本。校理異文。有讀宋元之記。心所嚮往。觀
 則及。而又有十二家詞之選。師劉銑阮略之例。倣經義小學之考。又陸贄唐五代宋元詞。萬氏詞律。三訂之。或
 其。丁。之。改錯。杜小舫之校勘。徐誠庵之拾遺。而一二疏漏。尚堪補拾。偶有所獲。亦時得記。龍溪。草堂。家。遠。歷
 幾。幸。乃。也。就所選之宋十二家各舉數首。附著其所校理者。輯錄者。並申咫尺。以與諸生。舊習。台之曰宋詞舉一

為難。或能反三澠。賜雖微。終於遂得。蓋欲學者。獨煩勞通。由是而能讀。能解。則教於世。其大矣。毋入岐途。過
行存之。凡物比志。非取竊比張周也。若處其取舍。而書所未當。因其說解。而理為積書。余故自其受其賜。

中華民國十六年五月江寧陳世珩

其見定。徐仲可見之。慈恩居士。余謂未達。委之教鏡。十餘年矣。其定已出。無香大。其理。其長。其計。爰
理而董之。雲霧降降。若弗覺也。校訛考律。而外。論玉田。碧山作法者。增訂尤多。豈兩家心。而今三體會。信切乎。
中華民國三十年十月再記

目次

卷上 南宋六家

張炎 三首

：

：

：

：

：

：

：

：

：

：

：

：

二

王沂孫 四首

：

：

：

：

：

：

：

：

：

：

：

：

九

吳文英 五首

：

：

：

：

：

：

：

：

：

：

：

：

一八

姜夔 八首

：

：

：

：

：

：

：

：

：

：

：

：

三

史達祖 三首

：

：

：

：

：

：

：

：

：

：

：

：

四五

辛棄疾 四首

：

：

：

：

：

：

：

：

：

：

：

：

五二

卷下 北宋六家

周邦彥 八首

：

：

：

：

：

：

：

：

：

：

：

：

六三

秦觀 三首

：

：

：

：

：

：

：

：

：

：

：

：

八四

目

次

一

宋 詞 集

蘇軾 二首 三 九一

賀鑄 四首 九六

柳永 四首 九七

晏幾道 五首 一四

卷上 南宋六家

選南宋詞者。戈順卿取史。姜吳周王張六家。周稚圭取姜史吳王蔣張六家。周止庵則以辛王吳爲領袖。夫張炎之妥溜。王沂孫之沉鬱。吳文英極沉博絕麗之觀。擅潛氣內轉之妙。姜夔野雲孤飛。語淡意遠。辛棄疾氣魄雄大。意味深厚。皆於南宋自樹一幟。流風所被。與之化者各若干人。然蔣捷身世之感。同於王張。雕琢之工。專源吳氏。周密附庸於吳。尤爲世所同認。姑舍周蔣而錄張王吳姜辛。意實在此。至此五家者。相因相成。往往可見。然各有千古。不能相掩也。史達祖步趨清真。幾於笑顰悉合。雖非夏夏獨造。而南渡以降。專爲此種格調者。實無其匹。故效戈周之選。不敢過而廢之。初學爲詞者。先於張王求雅正之音。意內言外之旨。然後以吳鍊其氣意。以姜拓其胸襟。以辛健其筆力。而旁參之史。藉探清真之門徑。即可望北宋之室室。猶是周止庵教人之法也。

張炎

炎字叔夏號玉田又號樂笑翁西秦人張俊六世孫久寓臨安從王父鉉父樞均工詞樞尤精於律炎承家學又生當宋末入元曾游燕鮑後歸杭州徜徉吳越間盛衰興亡之感一寓之於詞著詞源二卷論作詞之法曰雅正曰清空曰妥溜陸輔之作詞旨即傳其說詞集名山中白雲不見明以前著錄元陶南村有鈔本清初錢肅亨得之朱彝尊釐爲八卷（詞綜稱玉田詞三卷或其原本）雙翔麟始付刊曹炳曾重刻許增再刊入楮園叢書江昱有疏證本彊村叢書刻之四印齋刻有舊鈔不全本又有范鐸刻本

鄭思肖曰玉田一片空狂懷抱飄飄徵情節節弄拍

仇遠曰山中白雲詞意度超玄律呂妥洽當可與白石老仙相鼓吹

舒岳祥曰張玉田詞有周清真雅麗之思

趙昱曰玉田生詞清空秀逸遠出宋季諸名家上

戈載曰玉田以空靈爲主但學其空靈而筆不能深則其意淺非入於滑即入於粗玉田以婉麗爲宗但學其婉麗而句不鍊精則其音卑非近於弱即近於靡

周濟曰玉田才不高專恃磨礪雕琢處處妥當宅句安章偶出風致

陳廷焯曰。玉田詞如并翦哀梨。爽豁心目。惟精警處多。沉厚處少。自是雅音。尙非白石之匹。高者有白石意趣。

又曰。玉田工於造句。多感時之語。沉鬱不如碧山。而頗能超逸。

王鵬運曰。弔古傷今。長歌當哭。山中白雲詞。直與白石老仙方駕。

高陽臺 西湖春感 一百字

接葉巢鷺平波卷絮斷橋斜日歸船韻能幾番游看花又是明年協東風且伴薔薇

住到薔薇春已堪憐協更淒然萬綠西冷一抹荒烟協當年燕子知何處但苔深

韋曲草暗斜川協見說新愁如今也到鷗邊協無心再續笙歌夢掩重門淺醉閒眠

協莫開簾怕見飛花怕聽啼鴉協

【校記】 吳刻夾注接葉巢鷺一作暗柳藏鷺平波一作明波更一作最知一作歸續一作結 王刻荒烟作寒

煙宋四家詞選同

【考律】 此調北宋無考始見於陽春白雪第三卷僧皎如之作吳文英以後漸多作者草堂詩餘與慶春澤分

出爲圖譜者仍之歷代詩餘亦仍之然句法平仄均同原係一調萬樹之說極諦也但另有九十九字

體過變六字句。且協韻。吳文英「芳洲酒社詞場」，「壽陽空理愁鸞」，（杜文瀾說朱刻張氏鈔本夢窗詞正作此）可爲明證。卽僧皎如之「東郊十里香塵」，有無「軟」字者。（詞律錄舊譜）亦與之合。而王沂孫「簪雲鶴錦熊甕」，「任粉融脂流」，猶挂凝寒」，依王鵬運校花外集，無「一」字，將捷「芳塵滿目總悠悠」，依彊村叢書刊元鈔竹山詞，無「總」字，尤見一百字外，僅有過變六字協韻之一體。而兩兩相比，只增一字者，少一韻。其他平仄全符，當屬纏聲之關係矣。起兩句應對「到菴薇春已堪憐」，應上三下四，自是定格，並除過變三句外，前後句法平仄悉同。其須注意者，「但」是領句之字，不可作二三詩句。若苦深韋曲八字，則與前後兩結同爲可對可不對矣。至「更淒然」，「莫開簾」，天籟軒詞譜謂係協韻。杜文瀾亦云然。證之各家及玉田另一首，皆無協者，只能認然字爲撞韻。天籟軒又謂「當年」係句中韻，說亦孤證。

【論詞】

起兩句，陸輔之列入奇對，以體物與琢句之工。玉田本色也。合全篇觀之，從春暮景物說起，爲歸船所見者，承以第三句，斷橋點出西湖，歸船拍到自身，斜日是船歸時候，下卽突起緊接，能幾番游兩句，聲時不再，無限低徊，語意極悲，筆力絕大，譚獻以「運掉虛渾」稱之。其篇論矣。第六句一開，第七句一合，未到明年，尙有舊薇可看，似東風伴之且住，然春到蒿薇已成婪尾，轉覺堪憐，更字進一層，萬緣西冷，一抹荒烟，絕無春氣，故曰淒然也。前偏題面已足，後偏再由能幾番游之感，引申言之。第一句曰當

年燕子知何處。近與萬綠荒烟之地。遠與能幾番游之時。嶺斷雲連。作提空之筆。卽玉田所謂「過變不可斷了曲意」者。故譚獻標出章法二字。但字一轉。筆又一落。章曲斜川。貴游舊地。苔深草暗。春末夏初。意從麥秀黍離化出。鷗燕對照。燕子不知何往。新愁竟到鷗邊。曰見說。曰也到。然疑不定。啼笑皆非。愁至於此。笙歌之夢不能續矣。只有掩門閒眠矣。且簾不忍開。飛花啼鵲不忍見聞矣。加倍寫新愁。一步緊一步。一層深一層。陸輔之以見說二句。莫開簾三句爲警句。實則見說新愁。引入本旨。以後無一字非急淚也。陳廷焯曰。「淒涼幽怨。鬱之至。厚之至。」蓋以玉田此詞。參諸當日處境。薔薇。笙歌夢飛花。啼鵲。似皆有所喻。見說二句。與題漁隱圖之如夢令末句。見說桃源無路。同一語意。無心再續。又似有不得不灰心不得不袖手者在。洵志而晦矣。若不論身世。但論春暮之悲。亦如顏魯公書。力透紙背。於此可悟深入淺出之訣。

解連環 孤雁 一百六字

楚江空晚 韻 悵離羣萬里 恍然驚散 協 自顧影欲下寒塘 正沙淨艸枯水平天遠 協
寫不成書 只寄得相思一點 協 料因循誤了殘氈擁雪 故人心眼 協 誰憐旅愁荏苒 協
謾長門夜悄 錦箏彈怨 協 想伴侶猶宿蘆花 也曾念春前去程應轉 協 暮雨相

呼怕驀地玉關重見協 未羞他雙燕歸來畫簾半卷協

【校記】

龍剛夾注寒塘作寒江沙淨作沙靜畫簾作露簾宋四家詞選悅然作恍然料作歎續詞選同宋詞三百首悵作悵欲下作却下

【考律】

此調北宋有柳永周邦彥二詞（柳詞不見樂章集惟見艸堂）宋刊本片玉集注商調柳周皆押入韻其押上去韻者自姜夔始汲古本片玉集於後徧第四句記得當日音書上奪一諛字歷代詩餘遂另列百五字體然不特各家之作無此句六字者而花庵詞選陽春白雪所載周詞並有諛字證以晚出之宋濬祐本元巾箱本益見汲古之誤徐本立據以補體謬矣萬氏亦未見他本但比照前後兩徧斷爲七字與訂正望梅之卽此調俱徵卓見詞中平仄應參照柳周姜吳王五家定之去入各字尤應遵凡七字句皆上三下四不可似詩句

【論詞】

此爲詠物之作南宋人最講寄託於小中見大如樂府補題所載者玉田尤以刻畫新警爲工首句側入悵離羣九字神來之筆亦全篇作意自顧影三句驚散後情境借顧影寫孤字之神渾涵得妙寫不成書二句再極力摹繪孤字妙在有情因循誤了則由寫不成書而料及者寒氈擁雪因蘇武有唯足繫帛書借使其事其作於六宮北行以後乎過變旅愁承誤了故人心眼來在雁爲因循在旅人則覺其荏苒似複而意不複錦箏貼雁說長門夜永似與寒氈擁雪爲兩事實皆指眼淚洗面之日月也想

伴侶以下七句。是非想。是非非想。是孤雁。是故人。宿蘆花之伴侶。佇苦停辛。念到春前。盼去程之轉。暮雨中相呼。玉關前重見。怕暮地者。又驚又喜之心境。仍傳想字之神。變燕與孤雁對照。實則謂始孤而終未必孤。未着他二句。重見以後。苦盡甘來。已圓舊夢。淋漓興會。有志竟成。作者所深望也。玉田曾因此詞。得張孤雁之號。但人所稱賞。有在寫不成書。只寄得相思一點者。至正直記稱之。詞旨稱之。然漸開纖巧之端。學者宜審此中分寸。

八聲甘州

辛卯歲沈堯道同余北歸。各處杭越。險歲堯道來慰寂寞。歷笑數日。又復別去。賦此曲並寄趙學舟。

九十七字

記玉關踏雪事清游。韻寒氣脆貂裘。協傍枯林古道。長城飲馬。此意悠悠。協短夢依然。江表老淚灑西州。協一字無題處。落葉都愁。協載取白雲歸去。問誰留。楚佩弄影中洲。協折蘆花贈遠。零落一身秋。協向尋常野橋流水。待招來。不是舊沙鷗。協空懷感有斜陽處。却怕登樓。協

〔校記〕

雙刻夾注別本堯道作秋江。趙學舟作會心傳。又疑本辛卯作庚寅。江昱疏證曰。沈堯道即沈秋江名欽。會心傳名遇。至元庚寅九月與玉田同以寫經入上都。據三姝媚觀海雲。杏花詞次春尚在京。斷爲

北歸非庚寅當依別本作辛卯趙學舟名與仁字元父宋四家詞選隨作敵却作最七家詞選同詞綜却作最

【考律】

舊說龜茲國工製伊州甘州涼州等曲皆翻入中國八聲爲歌時之節奏詞始柳永樂章集列仙呂調中譜此調當依柳作詞律所注平仄乃參酌蘇晁辛吳周張而定然夢窗三首守柳法甚嚴如踏雪二字柳吳均用去上向字柳吳均用上舊字柳吳均用入與玉田不同實應注意又此意之此字無用去者氣字無字應用平招字有字應用仄本詞玉字不字係入代平應用平斜陽二字多用連語藉以爲均當謹守至起調兩句葉夢得兩首一曰問浮家泛宅自玄真去後有誰來一曰又新正過了問東風消息幾時來皆五字一句八字一句想如水龍吟之四字三句夢窗有一首作五字七字兩句億舊游之起調五字一句四字二句夢窗作五字八字各一句在同一宮調體製中句法偶變卽第八字亦不盡起韻也詞律載劉過詞第三四五句作誰能借留侯箸看祖生鞭十字又蕭列詞第三四五句作殘春幾許風風雨雨客裏又黃昏十五十六兩句作更月明洲渚杜鵑聲裏立向臨分十三字歷代詩餘又錄湯恢詞徐本立據以補體其第七句曰誰品春詞第十四句曰白鶴忘機則皆別體亦孤調其關係在纏聲也

【論詞】

譚獻曰「一氣旋折作壯詞須識此法」蓋此詞以事之曲折爲文之波瀾前五句追溯同入燕都事

有北游道中之淒涼。犯夜渡古黃河之壺中天。與沈同賦之聲聲慢。可以互證。傍枯林古道。長城飲馬。莽蒼氣象中。獨有懷抱。故曰此意悠悠也。第六句折到南歸。短夢依然江表。非失意歸來。乃玉關此意。江表仍此意。不過短夢中之老淚。重瀝西州而已。尋孤游萬竹山中之月下笛。有句曰只愁重瀝西州淚。玉田屢使羊曇事。當有所指。惜無考矣。一字無題處。承此意悠悠。意不可吐。故曰落葉都愁。詞意十分沉痛。文氣十分充沛。使唐人題葉故實。化頑鑿爲悲涼。又可悟死典活用之法。過變就堯道乍來又別說。留佩弄影。有所作爲之意。既無人留之。在沈只得載雲而歸。在張只有折花以贈。零落一身秋五字。人與蘆花合寫。亦淒斷。亦雋永。野橋流水。由蘆花想出。向尋常之地。見尋常之人。招得沙鷗。定非舊侶。足音空谷。寥落晨星。言外見之。離別情懷。畸零身世。更不待論。寄趙之意亦在焉。結拍從稼軒休去倚危闌斜陽正在烟柳斷腸處化出。而氣味各別。言盡意不盡。則與高陽臺同一機杼。至枯林古道。落葉蘆花。沙鷗斜陽。及悠悠尋常等字。均非泛設。且中所蘊蓄。只同游舊侶可以共喻。有不能明言。且無可與語者。在玉田詞中。爲直抒胸臆之作。通篇一氣直下。不使一提筆轉筆。襯筆。尤見力量。譚獻謂「嚶求稼軒。脫胎着骨」。愚謂清真夜飛鵲亦所自出。

王沂孫

沂孫字聖與號碧山又號中仙又號玉筍山人會稽人宋亡後與周密張炎等同結詞社其事蹟他無可考惟延祐四明志謂至元中官慶元路學正有碧山樂府二卷一名花外集知不足齋刻之纔六十五首四印齋重校刊之又有范鐸刻本江昱曾得兩鈔本一名玉筍山人花外集一名玉筍山人詞集今天津有舊鈔本疑卽江所得之一孫人和據長沙天津兩舊鈔本校刊

張炎曰碧山工詞琢語峭拔有白石意度

張惠言曰碧山詠物諸篇並有君國之憂

周濟曰碧山鑿心切理言近指遠聲容調度一一可循又曰碧山胸次恬淡故黍離麥秀之感只以唱歎出之着力不多地分高絕又曰詠物最爭託意隸事處以意貫串渾化無痕碧山擅場

戈載曰中仙之詞運意高遠吐韻研和其氣清故無沾滯之音其筆超故有宕往之致是真白石之入室弟子陳廷焯曰碧山詞性情和厚學力精深怨慕幽思本諸忠厚而運以頓挫之姿沉鬱之筆論其詞已臻絕頂卽於一字一句間求之亦無不工雅又曰碧山爲詞只忠愛之忱發於不容已並無刻意爭奇之意而人自莫及

王鵬運曰碧山詞頗頗雙白揖讓二箇實爲南宋之傑

漸新痕懸柳淡彩穿花依約破初暝詞便有團圓意深深拜相逢誰在香徑協畫眉
未穩協想素娥猶帶離恨協最堪愛一曲銀鉤小寶簾挂秋冷協千古盈虧休問
協歎謾磨玉斧難補金鏡協太液池猶在淒涼處何人重賦清景協故山夜永協
試待他窺戶端正協看雲外山河還老盡桂花影協

【記校】詞律淡彩作淡影。詞選寶簾作寶蓋。宋詞三百首同。還老盡桂花影作還老桂花舊影。各本並同。從歷代詩餘。

【考律】此調不知所始。宋詞可徵者。只姜夔張仲遠及碧山此詞。不獨句法平仄同。卽漸字破字拜字在字最字挂字謾字處字賦字看字桂字用去。柳字小字古字盡字用上。彩字約字有字液字上入。及畫眉未穩故山夜永爲去平去上。無不悉同。惟寶簾挂秋冷。姜詞作愛良夜微暖。二三與一四不同。千古盈虧休問。姜詞作無限風流疏散。杜氏謂限字短韻。以協爲正。結句各本作還老桂花舊影。而姜詞作乘一舸鎮相見。徐杜兩氏均謂姜及張翥皆用折腰句法。宜從歷代詩餘作還老盡桂花影。蓋姜在王前。依姜爲是也。至深深拜之三六句法。未穩夜永之上去。詞中多有。切宜遵之。

【論詞】起處漸字領句。已從新月着想。以下八字。力寫新月。繼之曰依約破初暝。是一線光明氣象。皆題之正